

任方桐

马威

编

济南出版社

# 珠江新星



# 绣江新星

任方桐 马 威 编

济南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14号

绣江新星

任方桐 马威 编

责任编辑：孙凤文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251号)

封面设计：万经柱  
章丘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4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572-391-5/I·44

定价：4.00元

# 前 言

这是一本讴歌改革开放、展现时代风采的报告文学集。我们所以起《绣江新星》这个书名，是因为章丘古称绣江，发源于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百脉泉的绣江河，纵贯南北，源远流长。而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正在升腾着一颗颗、一簇簇闪烁着奇光异彩的新星，它们把本来山明水秀的章丘大地，映照得更加壮丽多彩。

章丘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素有“金章丘”的美称。她是世界闻名的“龙山文化”发祥地。历代劳动人民，在这块文明而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and 光辉的业绩。在祖国历史的天幕上，闪烁着无数不落的星辰，有几颗就是从章丘大地上升起的。光辉灿烂的“龙山文化”，哺育和造就了历代英才。如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大将杜伏威，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明代戏剧家李开先，近代山东工运领袖郭恒祥，名扬鲁中大地的八路军姊妹团长辛锐，刘胡兰式的英雄伦桂香等，他（她）们不就是高悬于历史天幕上的颗颗星辰吗？

孕育了古老文明的土地，劳动人民世代创造着奇迹。当历史跨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把劳动人民引

上了金光大道。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山乡僻野发生了巨变。昔日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今天成了赫赫有名的改革者、农民企业家、总经理。他们那辉煌的业绩，连同那响当当的名字，上了电视，登了报刊。他（她）们不也是章丘大地上升腾起来的新星吗？

本书描绘的就是这些新星的诞生、成长和运转轨迹。

我们相信，如今绣江上空那一簇簇的新星中，必定有许多颗要永悬历史的天幕，与山河同在，与日月齐光！

任方桐 马威

1992年7月1日

## 目 录

- 人与大自然……………于 夫 ( 1 )
- 龙光照绣惠……………任方桐 ( 21 )
- 星光灿烂正此时……………赵鹤翔 ( 31 )
- 人民健康的卫士……………马 威 ( 43 )
- 雄鹰，从这里起飞……………马 威 ( 53 )
- 喜看焦家群英谱……………王韶钟 ( 64 )
- 高空，那钢铁的手臂……………马 威 ( 77 )
- 深 情……………胡 山 ( 85 )
- 渡过卢比康河……………王莉 李艳 ( 90 )
- 老骥壮心……………任方桐 ( 103 )
- 让社会主义温暖每颗跳动的心……………一 鸣 ( 112 )
- 夏日赭山绿满坡……………肖龙飞 李经国 ( 123 )
- 小戏越唱越红火……………马 威 ( 134 )
- 追求者的足迹……………马 威 ( 141 )
- 来自章丘特支诞生地的报告……………明兆云 ( 150 )
- 文祖北村崛起歌……………孙廷华 王韶钟 ( 162 )
- 巴漏河儿女志……………牛余和 ( 173 )
- 开地库的西尧人……………王育仁 ( 183 )
- 光明与温暖的使者……………明兆云 ( 192 )

- 让妇幼保健之花开得更鲜艳……………马威 李青 (204)》
- 在月宫开掘地宫的人……………韩云清 (215)》
- 查旧村巨变……………文进 志远 (226)》
- 福星高照……………鸿 志 (235)》
- 危山上飞来叫春鸟……………王莉 肖龙飞 (244)》
- 殷殷公仆情……………华文 方鸣 (256)》

# 人与大自然

## ——白云湖工程开发纪实

于夫

轰轰烈烈的燕山运动，造就了泰沂大山和长白峻峰，增添了大自然雄伟磅礴的气势。白雪皑皑的巴颜喀拉山诞生了黄河。黄河是一条改天换地的巨龙，为了开拓入海的路途，千万年来，它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翻滚着，奔腾着，泛滥着。既破坏着大自然的美好，又冲积出了坦荡如砥的平原绿洲，弥补着大自然的过失。

在大山北黄河南丘陵与平原交界的地方，有一片因旋扭性地质力量创作的拗陷地带，她的名字叫白云湖。滂沱的大雨洗刷了大山之后，山洪暴发，洪水顺着山势地势冲刷出河沟，滚滚向北，涌进这片洼地。白云湖壮阔了，碧水连天，浩浩渺渺，鱼鳖虾蟹，飞禽芦苇菱芡繁生。人类也择水而居，在这儿建立起了村庄码头，造船结网，植荷种稻，用劳动建立起了“水乡泽国”。一代又一代，繁衍着生命。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

然而，大自然的无私与慷慨并不象太阳一样恒久，自18世纪之后，白云湖开始败落枯萎，到了19世纪80年代，气候愈旱，河流干涸，湖底泥土在阳光曝晒之下，泛着白花花



盐碱龟裂了。

大自然向人类提出了新的课题，一个严峻而又残酷的课题。

## 1

1986年4月2日，春和日暖。三部高级轿车驰骋在鲁北平原的南部边缘，打破了这片古老土地的沉寂。终年“足蒸熟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华夏子孙们惊讶了。他们在绿色的麦田中，扛着镢头，拄着锹柄，伸直着脖子，翘望着这些陌生的“流星”。等轿车远去了，望不到了，他（她）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发挥着平生的见识与想象，议论着、评估着，猜测着。

轿车停在了土质的白云湖大堤上。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高级官员布雷先生钻出了轿车。陪同他来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的负责同志，济南市副市长、农委副主任，章丘县县长、水利局副局长工程师朱传亮。

布雷先生毫不顾忌他人的情绪与活动，独自站在大堤上，遥望着败绩斑斑的漠漠湖底。略带寒意的春风吹着，枯梗败叶中泛着淡淡的绿色生命。补丁似的麦田，秃毛刷子般的小树，白花花的盐碱，蒿蓬般的芦苇。几只黄牛毛驴在啃草，远处漂游着一群绵羊——这是赠给观望者唯一的一丁点诗意。

欧洲人爱激动，颓废的湖景使这位意大利人胸脯起伏了起来。也许，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被沙漠侵吞的绿洲

城堡，被海水淹没了的田地村镇，被雪崩埋葬了帐篷牧群的画面。上帝（大自然）为什么要这样来惩罚善良的人类？这儿本来是水波荡漾的鱼米之乡，现在，富庶美丽的裙纱被揭走了，换上了一件粗糙破烂的羊皮袄！

· 车子向一个村庄驶去。 ·

郑家码头村，是座落在这片拗陷地带的—个普通的村庄。当年，它曾经和其它9个“码头村”共同创造过白云湖的“一溜十码头”雄伟盛况。也许，第一个在这儿驻足的祖先就是一名摆弄船浆的水上“弄潮儿”。然而，现在，村庄已经远离了湖岸。“船老大”的后代做了荷锄耕耘的人。

村庄的街道扭曲而坎坷，黑色的草房顶和斑驳的土坯泥巴墙暴露着它的过去与现实。居民们立在街旁墙根，檐下门洞，既不敢凑前和碧眼黄发的布雷先生答话，又不甘心失掉饱尝“洋人”眼福的机会。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望着。只有一群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跟在后边闹哄着。

布雷先生的脚步迈进了一家门坎。这是一个三代同居的家庭。全家人惊楞了一阵之后，又马上表现出一种笨拙的热情。老爷子颠抖抖地用衣袖擦拭着木制的桌椅，两个女人忙乱地洗刷着茶具。男主人不知什么时候打发孩子从外边弄来了一包茶叶和—盒印着济南趵突泉图案的香烟。

布雷先生习惯饮用的是咖啡，他呷一口茶，苦。他想了解一下这家人的生活。锅盖打开了，是一种不黑不黄空壳尖形的食品。中国官员告诉他这叫“窝窝头”。在他的请求下，主人还为他拿出了一种带着焦糊炭素质的“锅贴”和一种象纸一样拆迭成扇形的叫做“煎饼”的食品。他玩味着“煎饼”，猜测着它的制作工艺。

这时，从外边闯进来了一个年轻人，从遗传相貌上，布雷先生断定，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年轻人的感情表达与他的前辈们截然不同，洒脱大方，不拘泥。他很喜欢年轻人的健谈，更欣赏年轻人的两个观点——居民的现实生活水平，从纵向上来分析，较之过去，是历史的最佳点。然而，从横向上去比较，和那些发达的国家“高楼大厦，牛奶面包”的生活相比，还只能说是在温饱线上摇摆。

小伙子继续说——中国老百姓，只有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开放政策，揭去虚荣的面纱，以求实的精神与世界经济世界科学融为一体，然后笋尖独出，创造出自己民族的更加伟大的“万里长城”。志者可以不受“嗟来之食”，但决不可不饮“盗泉之水”……

布雷先生有些震惊、激动。他回到北京的下榻，向他的总部报告：中国政府提出的援助申请是属实的，可靠的。我们的援助投放在那片大山与平原接吻的热土上，正是春天。未来必定是一个中国北方的金秋！

## 2

1986年10月30日，意大利首都罗马。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政策和计划委员会第22届会议在这儿结束，官员们耸着肩头夹着皮包走出会议厅。发报室内，一位金发女郎操纵自动键盘，无线电波载着“WFP——中国2814援助项目”的内容，从亚平宁半岛的上空发射了出去。电波越过亚得里亚海、巴尔干半岛、帕米尔高原和阿尔泰山山脉，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1986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第22次会议，批准了我9市（郊区县）综合养鱼发展项目，无偿提供粮食援助3800万美元；合212875万吨小麦。建设鱼塘6833公顷，以发展淡水养殖。项目执行期为3年……

1987年3月8日，WFP驻华代表处高级官员王丙忠先生在农牧渔业部项目办的同志陪同下来白云湖检查施工准备情况，同意4月份开工。

1987年3月24日 济南市水产项目办公室下达“WFP——中国2814项目济南分项目工程项目及投资计划”，章丘县挖鱼池8500亩，援粮折款858万元，省市另投资510万元，白云湖工程合计投资1368万元。

### 3

县委会议室，矩条会议桌上展铺着淡蓝色的台布，象静静的湖水。和谐的阳光透过宽阔的玻璃，照在县委书记、县长和常委们的脸上、身上、还有那张会议桌上。“父母”官们面部的表情是兴奋的，就象室外那绽出幼芽嫩叶的花草树木。大自然的春天，也是人类的春天。万物在春天中萌发。白云湖工程的许多事情也都发生在春天。

历代的许多知府县令都改造过白云湖。那是因为水多泛滥。1958年在三面红旗的飘扬中，又组织了浩浩荡荡的万人大会战，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白云湖的改造，筑起了高高的土围堤。然而现在，大堤却变成了只能帮助人们回忆和观赏的“土长城”。人类从不甘于大自然的摆布；想到了滔滔滚滚的黄河。于是，1984——1985年在这“黄泛”

淤积起来的土地上又摆开了一条“长龙阵”。挖沟筑渠，引来黄河水，灌进白云湖。

然而，巴颜喀拉山的雪水卷着黄土高原的泥沙怒吼着，咆哮着，未过小清河，人工土质的渠道便有好几处决口了……那是因为资金缺，修不起防渗渠道。

历史与未来是用现实衔接的。白云湖工程有资金来源，这是使章丘县决策者们兴奋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这是国际性投资的开发项目，这个“仗”打得漂亮与否，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声誉。

会议陷入了沉思。每个人的大脑细胞都在按着自己的思维习惯集聚着，释放着，拥挤着，辩论着，选择着最佳的方针政策，讨论着最优的组织、宣传、施工等一系列的措施。

没有声音的“硝烟”迷漫了会议室。不吸烟者受不了。站起来，打开窗子。一会，空气清新了，光线亮堂了，一个个的决议变成了红头文件，打印成了铅字。

章丘县白云湖开发工程设指挥部，指挥：李树山（副县长），副指挥：潘维凤（副县长）、李在波、史挺举、高广元、朱传亮、高增云、吕宗芝、李中俊。成员13人……

章丘县人民政府关于白云湖开发工程占用土地的规定……

白云湖开发工程的宣传口号是：为国增光，造福于民。

施工原则是：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当年施工，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

1987年4月20日，阳光明媚，生机勃勃，摆脱掉冬季寒

冷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白云湖绿色的草地上。年轻人唱着跳着，上岁数的人回忆着议论着。母亲们仍不失做母亲的职责，抱着领着孩子，在蓝色的天幕下，等待着一个声音的响起。

总指挥李树山站在“白云湖开发工程誓师大会”的主席台上，望着聚集在一起的数千人的会场，这位胶东汉子激动了。啊，多么好的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和政府一旦发出号召，他们就象无数的江河细流一样汇聚在一起，载浮载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县长赵正平（现任县委书记）用高昂的声音宣布：章丘县白云湖开发工程今天破土动工！

人类又一次向大自然挑战的螺号吹响了。

巍巍泰沂太山听到了吗？茫茫鲁北平原听到了吗？滚滚黄河的巨浪听到了吗？

#### 4

白云湖东西长15华里，南北宽5华里。有水时划船到达彼岸，水干了，湖底被踩出了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路。拖拉机也可以在上面“南征北战”。

要搞渔业养殖基地，首先需要的是一条贯通南北的用桥联结的穿湖路。

1987年4至5月，指挥部组织白云湖乡万人会战，抢修穿湖路和部分南北大堤。

三条战线，彩旗招展，人声鼎沸，车辆拥挤。宛如劳作的蚁群，流动的江河。湖底泥土一层层剥掉，穿湖路基一层

层增高。人类焕发出来的劳动热情，筑起了未来白云湖的脊梁。

这儿，是一个劳动小组。十几个妇女，两部泰山——12拖拉机。她们挽着裤管，撸着衣袖，脚蹬着铁锨插进泥土。然后腰身一弓，双臂一叫力，胳膊抡着栽土的铁锨在空中划出许多条抛物线。这是重体力劳动，每个人脸上都流淌着汗水。红涨的面部，更增添了农村妇女的光彩；这是一种舞蹈，一种表现中国妇女不辞辛劳伟大形象的舞蹈。这优美的舞姿是任何艺术家都难以实践和创作的。第一辆拖拉机满载了，启动了，第二辆又回来了……

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打断了伟大形象的劳作——一位老婆婆蹒跚着身子抱着一帷襁褓走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个扎小辫的妞儿。妞儿双手费劲地提着一只红色的铁皮暖瓶。一位年轻的母亲插好铁锨跑了过去，接过孩子亲昵地吻着。婴儿抓着母亲的头发，咯咯的笑声压过了拖拉机的轰鸣。

妞儿抱着暖瓶，为姑姑姨姨婶婶们倒着白开水。婆婆掏出一条毛巾为儿媳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年轻的母亲背过身，解开衣襟。婴儿在母亲的怀中静静地吮吸着甘甜的奶汁。吮吸着，吮吸着……

水，是绿色世界的生命。古老的黄河泛滥创造了这片上地，为什么就不能再来哺育一下失去奶汁的孩子？黄河，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呢？为了这片土地，千千万万个母亲正在劳动着！

10月，县政府又责令指挥部组织党家、宁家埠、绣惠、水寨、辛寨、刁镇和白云湖乡17000人挥戈上阵，大战南北干渠。在3000多个突击点上，描绘出了一幅更加壮丽、更加

浓烈、更加激昂动人的画面。

你听，这是千渠上传来的夯号——

喂——

天——噢地——噢

兄弟们——噢姐妹们——噢

举起大石夯噢

石夯千斤重噢

大家用齐劲噢

石夯举得高噢

一夯接一夯噢

结结实实打噢

可别砸着脚噢

……

黄河水——噢

天上来——噢

白云湖——噢

洼洼地——噢

引来水——噢

鱼儿蹦——噢

千秋业——噢

一夯接一夯噢

……

高亢雄壮的夯号，似黄河的涛响，如古老的船号，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呼唤，也是对大自然擂起的战鼓……



一辆雪青色的轿车在黑色的沥青路上向北奔驰。车内坐着白云湖工程总指挥李树山。他侧歪在轿车的沙发上，无暇顾及轿车的速度和车外的景致。他的大脑被白云湖工程挤得满满的。

他指挥过许多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似白云湖这样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也许，白云湖工程同葛州坝工程相比微不足道，然而，它毕竟是章丘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他是总指挥，自然明白总指挥的责任与分量。如果自己是一名战斗员，他会毫不犹豫地赤脚站在那结着冰碴的泥土中，挥镰抡锄，大汗淋漓地做一名战斗员应付出的努力与牺牲。然而，白云湖工程是一盘棋，他不是棋子，而是摆动棋子的棋手。一个战斗员的单一劳动也许对全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然而，一个指挥者的决策与谋划，却关系着这项事业的最终成功与失败。他不能不“运筹车内”，将一些策略考虑的更加完善，更加周全。

这几年，冬不飘雪，夏不降雨。南面的大山被太阳晒得热滚滚的。山羊无处插嘴啃草，地下水位一米一米的下降。明水百脉泉失去了“百脉”，济南的趵突泉不能“趵突”，山区城市同样都闹起了水荒。这是一场灾难，一场空前的灾难。然而，对于水利建设工程来说，却是一个机会，一个便于施工的“天赐良机”。两次万人会战都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劳动者不但避免了泥水之苦，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高速度高效率”的条件。